

正史彙鑑
冬

守法制

禮臣條

立紀綱

卞朋黨

明賞罰

錫武備

恤刑獄

附慎赦

裕後昆

共四

リ 8
3106
4



8
門力十
3106
4

正史彙鑑卷之七目錄

守法制

立紀綱

明賞罰

恤刑獄
附慎赦

正史彙鑑

正史彙鑑卷之七

守法制

法条

○晋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晋侯怒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其書曰君合諸侯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至於用鉞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曰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使佐新軍

○衛嗣君孝襄侯時有胥靡亡之魏因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使人請以五十金易之五反魏不許乃以



左氏邑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奢靡可乎嗣君曰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

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因載往徒獻之

已上見左傳

○趙孝成王時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今縱君家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來伐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而廷尉乃當以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冢吾欲置之殛而君以法奏之非吾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許之

○武帝時帝妹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尚帝女及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罪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醉殺主簿繫獄廷尉以公

主子上請左右為言前又入贖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為之垂涕良久曰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乃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

○光武時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王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於夏亭門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訴帝帝召宣使叩頭謝公主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光武時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執

繫子春及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言

○桓帝時李膺拜司隸校尉小黄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畏膺逃還匿於兄家合柱中膺舉吏卒破柱取朔付獄殺之帝詰膺以不先請加誅之意對曰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一旬懼以稽留為愆

○秦王苻堅以王猛為侍中領京兆尹太后弟光祿大夫彊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執德未及奏

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歎曰吾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梁武帝時臨川王宏妾弟兵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公法所奏可

○元魏敬宗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御史中尉高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所行者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媿

○陳文帝時安城王頊以帝弟勢傾朝野真兵範僧睿恃頊勢不法御史中丞徐陵奏彈時頊在殿上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上為之免頊侍中中書朝廷肅然

○隋文帝時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上以為厭蠱將斬之大理少卿趙綽曰法不當死上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釋之明日謝勞勉賜絹三百段

○文帝子秦王俊以并州總管盛治宮室奢侈違制上怒免俊官左武衛將軍劉昇曰秦王費官物以營

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卒不許

○唐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持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者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上從之

○太宗以選人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法當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上曰卿能執

法朕復何憂

○太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高宗時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曰我不殺則為不孝大理丞狄仁傑曰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今以一株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着見張釋之於地下乃流嶺南

○憲宗時柳公綽為京兆尹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詰其專殺之狀對曰京兆輦轂師表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上謂御史中丞牛僧孺曰直臣有才可惜對曰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宣宗時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恃恩暴橫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泣告於上曰臣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奉宴遊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周太祖時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家仁魯感泣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宗時內侍陳利用為鄭州團練使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

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
○神宗問司馬光曰漢常守蕭何法不廢可乎光對
曰寧獨漢法乎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
至今存可也漢武帝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
可廢也治天下比如屋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
也

○元英宗時中書省事乞失藍坐鬻官刑部以法當
杖太后命答之帝曰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
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見續通鑑

○皇明成祖臨朝問建文變亂官制太息曰凡開創
之主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乃行後世徒
以私智小見改祖法至于喪其社稷可不戒乎遂命
悉復舊制

○英宗時有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者上曰謹
守成憲足以保天下若有作聰明而變更之不免生
禍亂唐政府兵方鎮權重宋行新法國事日非是皆
可監

見明史綱目

戒条

○漢桓帝時朱穆為冀州刺史官者趙忠以玉匣葬

父穰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徵穰詣廷尉輸作左校
○唐玄宗時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為虜
所敗守珪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軍令若行不宜免
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
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上竟赦之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
其善用駁敕免死中書舍人賈至上表以為陛下若
以駁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寔
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已上見資
治通鑑

○宋神宗時立常平給歛法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

春散秋歛青苗法也蘇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
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
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
之事不勝煩矣

○神宗時陝西安撫使韓琦乞罷新法疏曰陛下躬
行節儉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
以致遠近之疑乞依舊法施行安石持新法益堅已上

見續
通鑑

○皇明孝宗時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曰夫法者受
之祖宗公之天下而天子不得自專也曩者犯人王

禮搶貨夷僧以損國體獄案已具而陛下赦之以為
無罪則宜償其貨以為有罪則不宜縱之疏入下獄

尋釋

見明史綱目

謹按聖王所把持而御天下者惟法制是已憲度
既定而經糸秩然令甲既設而防限截然三代以
來繼世之君能保其治安者守其法者也馴致其
衰亂者不守其法者也夫開初之主所以制治之
法雖有同異通變之可論而因時措宜各自有據
為後王者導而勿失則雖至今存可也其或忽闕
石之前規輕象魏之舊令任智而不任法隨事低

仰恣意變改則吏緣為姦民無取準顛倒騷擾自
底於危亡之域可不慎歟我朝 太祖太宗樹立
宏遠而制作草創及至 世宗遠法周官之制近
叅 大明之律金科玉條燦然可觀於是乎 世
祖纂成一帙分為六官而其書則克完於 成宗
之時是為經國大典自 中明以來至于 肅考
或有前後續錄聽訟指南或有典錄通考受教輯
錄要皆本之於六典之旨又我 大朝纂修續典
而四百年丕承洪謨開卷瞭然矣 祖宗之作此
法非特載之於書彙皆施之於政行之如四時之

信垂之為萬世之則後昆之遵而勿替者其不在斯歟嗚呼法者操於一人之手行於一國之中固不可朝號而暮令亦不可家喻而戶說其要不過在我之公而已矣蓋心無偏係而後典章可得其中矣事無牽撓而後刑政不失其平矣如使畫一之規無挾私意守成之方無變前規關於崇嚴者而有或違法則惕然知警係於親昵者而有或踰法則赫然加勅推此而慶賞威罰一聽於法而已不與焉則大小中外皆知懲畏轉相戒飭不待申明教諭而自當成出於一軌矣今以淺近易曉者

喻之街路之人一聞鐘聲則走掩其門者以夜禁之法其行已久難於踰越也如使六典之律令信於下民一如街鐘之禁則人將謹守而敬遵惟恐其或犯天何患法不尊而令不嚴乎蘇洵之言有曰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苟能禮以導下使長其廉恥知所畏慎則自不至於為惡為非而無所事乎用法自故係之曰禮當先於法念哉念哉

立紀綱

法條

○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後至禹戮之

見網鑑

○晉文公納周襄王王饗禮命之宥請隧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田

○楚莊王伐陸渾戎觀兵於周彊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輕重大小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已上見左傳

○漢高帝時羣臣爭功醉或發劍擊柱叔孫通說上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為錦綺野外習朝儀長樂宮成群臣皆朝賀謁者以次引入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甫敬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

次起上壽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諠譁失禮者帝曰今日乃知皇帝貴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每朝罷趨出意甚得上禮之恭常日送之郎中袁盎諫曰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之

○桓帝時正月朔朝賀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即劾奏冀請廷尉論奏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

○晉元帝即皇帝位命王導升御床同坐導固辭曰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元魏宣武帝謁長陵欲引白衣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元匡進諫帝揮之使下皓失色

已上見資治通鑑

○唐太宗時魏王泰大開館舍廣延時俊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

○肅宗即位於靈武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肅宗時劉文喜叛據涇州朝臣請赦文喜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上曰名器不可假人我節不可得也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嘗曰唐莊宗二十年夾河爭戰取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犯吾法者惟有劔耳

○孝宗時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蓋綱紀不能以自

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以正上納之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時劉基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曰卿且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亦宜糾舉

○太祖時給事中卓敬白上曰宮中者朝廷所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下等威而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笑曰卿言是吾慮不及此耳

○穆宗時太學士張居正上疏曰近年以來紀綱不肅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徇乎私情政教弛令必斷於宸衷而無撓於浮議仍敕都察院查照憲綱

振揚風紀上覽之褒諭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條

○周夷王時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自是荒服不朝

○桓王庶子子儀有寵於王王屬諸周公黑肩辛伯諫曰并后匹嫡兩故耦國亂之本也王不從故及禍

綱目
已上見

○衛穆公時衛與齊戰于新等新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兗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見左傳

○元魏世宗時司徒高肇擅權會大旱肇擅錄罪囚欲以收衆心清河王繹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咸膳錄因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

帝不應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文宗時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變人情汹懼官官驕橫而忘身殉國仇士良惡之使盜伺李石入朝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於坊門斷其馬尾僅以得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已上

資治
通鑑

○宋度宗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見續

謹按宋臣朱熹告於孝宗曰四海至廣兆民至衆善為治者乃能摠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以有紀綱持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者哉言乎人君之所以御世者誠能秉公正之心而行辨核之政則賢者進而
不賢者退即是公天下進退之綱也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即亦公天下賞罰之綱也然人君苟無學誠之明格致之工則心不能公正而政無由辨核以賢為否以否為賢而上下之綱頽矣以功為

罪以罪為功而賞罰之綱墜矣自古以來紀綱不立而其國治者未之有也我朝治法惟務乎振肅紀綱勲臣恃功驕倨而杖流遠方相臣喆囑詞訟而付處中道親愛如外孫而驕駭失體則勉循臺諫之請配貴寵如都尉而奢縱犯科則特任憲府之設鞫政府之庭責重宰朝體所以尊監察之恭錮權門國法所以張慈城債事則不顧貴主切懇竟致之法沁都失守則不恤元勳私情必賜之死列聖所樹之紀綱如彼其嚴故至今率由而餘敬有賴矣噫天下之事無小大無一事無紀綱

一國而有一國之綱一家而有一家之綱一身而
有一身之綱欲立其國其家之綱則莫如先立其
身之綱所謂其身之綱惟心是已發於中者必正
其權衡措於外者必挈其要領公道所存堅確而
勿撓正理所係貞固而勿貳以是而礪一世之委
靡以是而飭百工之玩愒則端拱無為於穆清之
上而庶政衆務自就於齊整振刷矣此所以先儒
必以立紀綱之要歸之於本原之地而治本原之
要則又實係於學識之明格致之工念哉念哉
明賞罰

法条

○秦師敗於殽文嬴請三帥晉襄公許之秦穆公素
服郊迎不替孟明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
一眚掩大德

○晉襄公時臼季昏目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自箕襄公命以先茅之縣賞昏目曰舉卻缺子之功
也

○楚莊王時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
宋聞子越椒作亂而若敖氏盡滅其人曰不可以入

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
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
其所改命曰生

○晉文公時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
旃祁瞞姦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救舟
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三罪而民服已上見左傳

○韓昭侯有弊袴命箴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
賜左右而箴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
為嘖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即墨也毀
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是子不事吾
左右以求譽也封萬家之邑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之守阿也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
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
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群臣
聳懼莫敢飾詐

○漢季布嘗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
千金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往說滕公滕
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

將逐窘帝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
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
之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也

○文帝謂馮唐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唐對
曰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
於外故李牧得盡其智能今日聞雲中守魏尚其軍
市租盡以饗士卒凶奴遠避不近塞尚所殺甚衆上
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陛
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悅復

用尚為雲中守

○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
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
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元帝時陳湯甘延壽矯制發西域兵斬郅支單于
石顯匡衡以為興師矯制如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
欲徼幸生事於蠻夷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因
殺使者吏士以百數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
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論大
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宜除過勿治尊

罷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封延壽義城侯賜湯爵關內侯

○唐高祖賞霍邑之功軍吏疑怒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或諫以官太濫高祖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

○玄宗時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上怒命斬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義大功景仙為承嫡宜宥其死十代宥賢功宜實錄一門絕祀情亦可哀上乃許之杖流嶺南

○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苗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以賞功臣上曰善

○憲宗時魏博節度使田興歸順李絳言魏博一朝舉六州之地以歸朝廷不有重賞無以慰士卒之心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以賜之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聚貨財正為平定四方竟以賞之魏博軍士歡聲如雷

○周世宗與侍臣論刑賞曰朕必不曰怒刑人曰喜

賞人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伐蜀王全斌等不法徵還乃以贖貨赦降之罪責授節度留後曹彬自蜀還橐中惟緞書衣衾又能載下太祖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卿有茂功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太祖時有當遷官者帝素惡其人不許趙普堅以為請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入宮普留宮門久不去竟得俞允

○元仁宗時平章事李孟言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施失當何以為治於是寃死者復官蔭濫爵者悉追奪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謂禮部曰人君賞罰不公不足以勸懲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也朕於賞罰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

○世宗論定策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為伯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今官資及於爛羊爵祿輕於弊袴霍韜亦奏曰律不許文官封公侯

陛下可令史臣書學士封伯自今日始乎上從之上已

見明史
綱目

戒条

○衛獻公時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救之君勿與知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尸諸朝子解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見左傳

○漢桓帝詔以定策功封梁冀等及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陛下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

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并帶無功之級裂勞臣之士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

○元魏世宗時司空長史辛雄討蠻自軍中上書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貪重賞畏刑罰也今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之致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攝䟽奏不省

○唐高宗時太學生宋城上封事言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實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

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即戮一令史以謝勳人臣恐吐蕃之平非朝夕可冀也

○南唐王環時徐鉉韓熙載上疏曰陳覺馮延魯罪不容誅而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壇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陣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

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夫賞罰者人君所以磨勵一世駕馭群工之大柄也賞得其當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得其當則罰一人而千萬人懲其或反是則人皆解體

而怠慢之風成勸懲將何所施乎時君世主存於心者既未能一循乎天理發於政者輒不免見撓於私意吾之所好者功雖不茂張大而輒施溢典罪雖因赦附會而必置寬法吾之所惡者必報之勞而每見寢格可怨之責而反歸搆勒其賞其罰若是顛倒則只啓僥倖之門而終至百度壞敞其何以服天下之心而措一代之治乎我朝列聖凡於賞罰之際恩威交濟勸懲得宜太祖謂趙璞曰予於諸臣之毀譽必察之而得其實然後乃行賞罰太宗讀鄭孝復疏至功同賞殊罪一罰

異之句以御筆批點而申明賞罰 世宗朝賞其
討野人之勞則在官隸而許免賤役甚其遠將令
之律則在副帥而斬施赦典 成宗朝申瀆罪在
貧貨則雖念父勲而猶致大辟 宣廟朝車天輅
罪犯科場則雖愛能文而特命定配 仁廟朝在
經幄而富於藝者加賞而聳動 孝廟朝以耕農
而撰書者宣賜而嘉歎 肅廟朝洪啓迪疏論官
人歌呼者則賜豹皮而獎其直俞信一杖殺鄉儒
犯導則錮狂狷而致之死 列祖所已行者何莫
非為法於後者也噫爵賞刑罰固是人君之所主

張者而亦當公天下之好惡循衆人之是非有罪
而人皆曰可罰然後罰之有功而人皆曰可賞然
後賞之一付之公不叅以私則書所謂天命天討
之道不外乎是矣丘濬有言曰爵人於朝朝君子
之所會也所以勸君子也刑人於市市小人之所
聚也所以懲小人也後世人君爵人而不欲公進
罪人而惟恐外聞皆非至公也丘氏此言豈非人
王之藥石耶抑又念刑賞之得力於緩急者尤有
大焉方其國有警動徵發之際懸之以重賞則士
皆趨利而樂為之死示之以嚴律則人皆服威而

畏莫之違如使平時習見爵賞之易得刑罰之易免則誰肯為其易得之賞易免之罰見威而輕身臨難而致命乎此所以從古明王必慎於無事之時也且夫恩竭則慢威竭則怨於恩於威必適其宜必得其平然後無此二者之病念哉念哉

恤刑獄

附慎赦

法條

○夏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是以痛之

見綱鑑

○齊景公謂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見左傳

○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媵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妾願沒入官以贖父刑天子憐其意詔除肉刑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今治獄吏以刻為名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皆欲死人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痛之辭也

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可興也上善其言詔曰吏用法巧文寢深不辜蒙戮朕甚傷之其置廷尉平每季秋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明帝時楚王英與方士作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王平願忠有逆謀英自殺窮治楚獄遂至累年辭語相連侍御史寒朗陳其獄多寃帝意解車駕詣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魏明帝改平樂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嘗詣觀臨聽之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傍無暮親者具狀以聞

○宋文帝時謝晦既誅光祿大夫范泰上表以為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今謝晦婦女猶在尚方惟陛下留意詔原之

○元魏孝文帝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上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乃除其制

○隋文帝覽刑部奏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惟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

○文帝時齊州叅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哀其辛苦脫其枷鎖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無一離叛上聞而驚異悉召流人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舍之乃擢伽為雍令

○唐太宗讀明堂錄及書云人五歲之係咸附於背

詔自今毋得答背

○玄宗從複道中見衛士棄餘食于竇中怒欲殺之宋王憲疏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於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曰微兄幾至濫刑遷釋衛士

○肅宗時陷賊受官者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而烹天子南巡人自逃生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書曰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上從之

○憲宗時李吉甫嘗言於上曰威刑未振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然之後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以暑盛詔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太祖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則未嘗容貸也

○元世祖嘗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并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曰耨草萊者施鑄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失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民之染惡比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自可復潔以善導之俾其自新可也法律漸繁朕甚憫之茲令芟繁就簡使天

下易知而難犯

○太祖時御史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而囹圄成市豈可謂申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

○建文帝在東宮也嘗讀律請稍改條例之尚嚴者太祖許之遂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之喜後使帝審覈強盜帝一見知其非真盜訊之果然太祖問曰汝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向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成祖嘗錄囚諭錦衣衛等官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畏威而不敢言爾等以朕言從容審之如有冤即來白焉

○仁宗曰執法皆不能平朕甚憫之自今切勿牽合傳會以致冤濫朕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刑則法司再三執奏如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

○宣宗謂侍臣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不至故犯法者多以不教之民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文帝除肉刑太宗禁鞭背培漢家之國脉啓唐祚之長久有以哉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商紂時諸侯有叛者乃重為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火中紂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見綱鑑

○鄭莊公時諸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弘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鷄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刑矣既無威刑以及於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焉見左傳

○秦李斯阿二世意上書請行督責之術二世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者日積於市秦民駭惧思亂

○漢桓帝時平原襄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冠孫鄧並見誅滅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而並被殺戮漢興以來未有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文王一妻誕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書奏不省

○梁武帝時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伸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嘗有秣陵老人避車駕言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貴人非長久之道

○武帝疎簡刑法囚徒或有謀逆事覺亦宥之王侯驕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亡命者匿命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

○北齊顯祖每醉輒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肢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暗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之輒執以應命

○唐太宗嘗論獄魏徵曰煬帝時有盜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濟恠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其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

○懿宗時同昌公主薨上殺醫官韓宗邵等悉收捕其親族繫京兆獄同平章事劉瞻以為修短人之定分也宗邵等診療公主之疾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之君涉不明之謗上怒出之

○北漢高祖龔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

已上見資治通鑑

附慎赦

法條

○漢光武時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

○晉武帝立太子詔以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
平當示之以好惡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
無取焉遂不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
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
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
之輕犯憲章故也

○長孫皇后疾甚太子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

赦罪人后曰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

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聖王雖在上而固不能使天下之民盡不為
惡而自遷於善故不得已預設掌獄之士以為刑之
教之政使之知所畏而不敢犯焉故虞有五刑之
法殷有十愆之禁周有八成之典漢有三章之令
而用之有時行之有道罪在怙終理難容貸者雖
輕必加誅罰之威事涉普宥情可原恕者雖重每
加寬假之典輕重舒慘各隨其宜而其所哀矜惻
怛之意則常行於其間此所以明君哲辟之必致
欽恤者也我朝列聖相繼貽謨者惟刑之慎

太宗教曰刑官之議人罪也功臣顯官例從輕比
無勢之人一一坐之是豈合於天心乎世宗教
曰聽獄之法固當虚心清問聽死罪則求可生之
道聽重罪則求可輕之道仍定三限之法又教秋
啓之制文宗諭司獄吏曰設獄所以懲有罪而
非法困囚以肆侵漁許令囚人親屬陳訴以伸冤
抑仁宗每當啓請拷訊則輒顰蹙曰是亦人也
務要審慎仍歎曰寡人之世安得使吾民無作奸
犯科者耶孝廟嘗讀呂刑之文喟然興歎面諭
刑官使之盡心又教曰刑者輔治之具一於平心

然後民得以措手足肅廟下教於八道方伯曰
雖人主之威而刑人殺人不敢循其喜怒奈之何
因嫌觸怒草芥人命乎噫列聖至誠欽恤之辭
昔有足以感服人心垂法後世者矣夫刑獄之吏
即古之士師也其責甚大其選甚重而若使數易
之官負猝當易眩之文案顛倒出入多憑於猾昏
之手出入死生遽斷於刀筆之間兼以請托多門
舞弄易文則大小之獄皆失其平民安得不困又
安所赴訴其情乎今世雖曰無臯陶如使克寬克
嚴不吐不如者委任其議讞奏當之任積以歲月

責以成效則法可以諳練刑可以明允低昂濶狹
一循其公斯豈非古所謂協中之道耶嗚呼古者
教而後刑蓋導之以孝悌忠信齊之以禮義廉恥
而民有不率則刑乃加焉苟不先之以教惟刑是
務則是罔民也焉有為民父母而罔民而可為也
念哉念哉

正史彙鑑卷之七

正史彙鑑卷之八目錄

禮臣僚

卞朋黨

飭武備

裕後昆

正史彙鑑卷之八

禮臣僚

法条

○齊襄王酒酣王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勃曰然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勃曰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乃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見網鑑

○漢文帝時梁太傅賈誼上疏曰黜劓之辜不及大

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夫嘗在貴寵之位今以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紕之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夫卑賤者習知尊貴之一朝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不受刑

○武帝時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使人可其奏其見敬如此

○光武時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督責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屈節待賢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順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梁武帝時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帝祠二廟既出

宮有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唐太宗時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

○太宗時有告大將軍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卞魏徵諫曰今遣大將軍與三國婦女對卞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上釋之

○玄宗時姚崇以病疴謁告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每有大事上常令源乾曜就問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上許之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

○肅宗為太子與李泌為布衣交及謁見於靈武肅宗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與泌出行軍中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衣

白者山人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

○代宗時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置酒於其第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

○周去宗時樞密使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

哭盡哀

已上見資治通鑑

○宋太祖時賓儀為翰林學士嘗召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危憤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

下太祖歛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真宗時呂端咒量寬恕帝深重之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壞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陞焉

○神宗時知全州張仲宣坐贓當杖脊黥配判審刑院蘓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三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目著為令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與劉基論待大臣之禮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如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者待大臣

之禮也曰取大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上深然之

○太祖時翰林學士宋濂致仕上以濂艱於行步特選良馬以賜親作良馬歌命群臣咸和以寵輝之臨行又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曰朕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歲此綺作百歲衣也仍命使護行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戎条

○鄭莊公如周桓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不禮焉鄭不來矣

○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宋南宮長萬搏之宋人請之宋閔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弒公子蒙澤

○宣公時有事于太廟而仲遂襄仲卒猶繹萬非禮也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不禮焉及即位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及鄆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晉平公時荀盈卒殯于絳未葬公飲酒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君徹樂君之卿佐是為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不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嬖叔曰汝為司明也服而旌禮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不命臣之罪也

公悅徹酒

已上見左傳

○漢景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之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

○楚元王以魯申公穆生白生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忌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

○魏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樹松竹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輦土面日垢黑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

○宋孝武帝狎侮群臣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僮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燕集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陪以為歡笑

已上

見資治
通鑑

謹按孔子告魯哀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唐虞三代之際待之以賓友親之如股肱故賚襄
勵翼各盡其誠上下交孚治化邇隆秦滅禮義專
任刑法尊君抑臣之規自是始嚴而漢承其弊叔
孫制禮因舊不改當時賈生深慨於是樊陳戒於
文帝而至于太息流涕其云天子改容者謂大臣
之在所禮貌之也其云刑不上大夫者謂貴臣之
不可戮辱之也不曰貪饕而必謂之簞簞不飾不
曰淫穢而必謂之帷簿不修者亦欲其處臣僚以

禮義廉恥之道也蓋人君之禮遇群下者非欲以
曲謹小節要為一時觀瞻之美即所以宣樹風教
砥礪世道也苟其崇高尊嚴之是恃凌侮摧折之
是肆兇呼於葱珩赤芾之班奴詬於金章玉佩之
列則彼乃以不見教之身轉成無所耻之人雖經
係縲之辱而曾不覩顏雖當吮舐之陋而猶自甘
心日趨鄙頑冥詬之域矣俗習傷敗一至於此則
國安所有賴乎我朝素稱禮義之邦專尚敦厚之
俗凡所以待臣僚者務盡其道河崙之徃役也臨
青郊而設宴柳廷顯之卒逝也着白袍而舉哀字

呼儒臣視以朋友而成三問以死酬報謂以故人
托于方伯而俞好仁北望涕泣申叔舟之在直夜
讀則解貂裘而垂睡覆之成希顏之有母家貧則
賜鷹連而並柑宣之尚震罷宴而醉卧輦路則圍
面帳而駕過鄭宗榮致仕而老歸故鄉則賜御樂
而餞別李曙盡瘁於圍城則其沒也特命還京第
而設殯鄭經世殫誠於賓席則其卒也至有遣
東宮而致祭闕中肩輿金尚憲偏蒙優老之典身
樞材趙復陽最被隆師之恩莫非 列聖禮遇之
出尋常萬萬而故家世臣之傳誦感泣以 先君

之思欲報之於吾 君者也夫抵居千乘之位臨
萬人之上者挾其尊貴輕其臣工勢所易然而君
臣之間本自截然嚴畏易勝情志難通先正臣金
長生請去君前俯伏之禮者其意深遠今雖不能
猝改近視若以古聖王虛已屈體之道言之欲致
道學之儒則宜待以師事之禮欲接經幄之臣則
宜待以友云之禮於大官而毋責以筋力之勞於
庶僚而毋拘以趨走之恭有罪者雖施當律而罔
或督責折辱進言者雖犯時諱而罔或慢侮詬詈
則朝廷士大夫其將人人自重惜名檢而興禮讓

此豈非九經之道而一世之幸耶宋寧宗卽位踰
月批逐丞相留正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聞之有憂
色曰君心易驕如此可懼或問某人專恣當逐何
懼之有荅曰人臣進退當存體貌豈宜如此朱子
之意以為雖在當逐之臣而不以體貌則心易驕
而手易滑實為可憂之大者也臣敢引而誦之念
哉念哉

卞朋黨

法條

○漢元帝時劉更生上書曰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
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此周
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合黨共謀以陷正
臣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行四凶之罰
而孔子有兩觀之誅也

○唐憲宗問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人
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
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皆謂之黨人而禁錮
之遂以亡國凡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與小人
合然後謂之非黨耶又裴度對帝曰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

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
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武宗時李德裕言於上曰邪正二字勢不相容人
主下之甚難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
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

黨上嘉納之

已上見資
治通鑑

○宋仁宗時知開封府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
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劄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所引
皆朋黨落職知饒州余靖尹洙歐陽修皆以直仲淹
見逐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羨仲淹靖洙修而譏

高若訥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
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

○神宗問滕甫以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
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
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
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
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

○孝宗謂輔臣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
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
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

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上已

見續通鑑

○皇明毅宗時侍講倪元璐上疏言東林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顧憲成趙南星馮從吾陳大受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皆真理學真骨力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豈謂東林之名義盡微也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亦正人也見明以崔魏定邪正譬如以鏡別妍媸也上是之

史綱目

戒条

○漢桓帝為蠡吾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為尚書同郡河南尹房植亦有名二家賓客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宦官使牢修上書告太學游士共為朋黨誹訕朝廷天子震怒詔下郡縣逮捕黨人遂下李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辭連社密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使者四出

○靈帝時李膺等雖廢錮天下高尚其道更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及八厨之號宦官曹節等諷有司奏

請考治鈎黨者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鈎黨
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
何如曰欲畜社稷上可其奏李膺等詣詔獄死門生
故吏並被禁錮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
切指為黨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
得與乃上書曰臣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
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
廷不問

○唐穆宗時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
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及德裕證宗閔之婿蘓棗

以關節得進士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垂四十年牛僧孺為相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
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牛李之怨於是益深
○文宗惠德裕宗閔之黨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
中朋黨難

○昭宗時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
士言於朱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
為濁流全忠聚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
贊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
之投尸于河

已上見資
治通鑑

○宋哲宗時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有慶禮事畢欲往吊程頤曰不可予於是日哭則不歌蘓軾曰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隙時群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

○徽宗時蔡京籍元佑及元符末司馬光蘓軾程頤等百二十人為姦黨請帝書之遂刻石于端禮門頌姦黨碑刻石于州縣有長安石工常安民當鐫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後世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神宗時閣臣王家屏罷歸申時行王錫爵心以言者為多事錫爵嘗語顧憲成曰當今所恠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遂與不合吏部會推閣臣以王家屏名上之上不悅以沈一貫為禮部尚書入閣顧憲成疏求吏部上怒謫憲成等憲成既謫講學于東林楊時書院天下趨之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謬譎自負每與政府相持一貫以才自許挾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之始也

○神宗時朝論潰裂太學士葉向高疏言列國分爭

南北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
下一家萬姓一君而畫界分壇判若異域如所謂秦
人晉人楚人齊人潯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
此自稱匪惟不廣抑亦不祥也不報

○熹宗時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揚連左光斗等黨同
伐異招權納賄命鞫之戶部主事曹欽論趙南星魏
大中等受熊廷弼賄以汪文言為證辭連諸賢魏忠
賢矯旨使鎮撫許顯純酷刑皆不服連與光斗大中
袁化中周朝瑞等俱死於獄

已上見明
史綱目

謹按古之朋黨賢邪對立而所爭者止於一時旋

即寢息今之朋黨消長互乘而其守也傳之屢世
愈益滋蔓然則今之所以處之者蓋異於古矣噫
已痼之習俗粹不可變既定之名目亦難遽破在
上者惟當以公正之心視其賢愚善惡而取舍之
而已蓋我 國之朝紳分裂肇於 明宣之世起
自微端轉成偏色曰東曰西根深植固東而又分
為南北西而又分為老少稱以為是者未必全是
斥而為非者未必全非忠蓋氣節之所聚而凡庸
猥瑣者雜糅於其間陂邪譎詭之所彙而剛直恬
靜者叅錯於其中言議之相詛而利以之附過失

之相護而勢以之成風聲習氣轉輒膠固傳子傳
孫世世相襲變故層生殺伐頻作 國家之不幸
吁亦甚矣乙亥黨論之始起也先正臣李珥調劑
兩間殫竭苦心而一代喜事之流恣意詆誣以售
務勝之計支流屢變寢成癸丑敦倫之罪然其原
色中自在者亦多有名德之可取者此 仁廟所
以叅用於善類彙征之時也已亥禮論之初起也
先正臣宋時烈引據經義備陳正見而一種樂禍
之輦挺身攻斥自歸毒正之科陷溺轉甚竟伏庚
申不軌之誅然其同色中自好者亦或有心跡之

稍異者此 肅廟所以并容於公法既行之後也
庚申之後一隊之人外托排勲戚之清議內懷顧
禍福之私心直截指謂峻激徇互自許公正末流
之弊漸致乖謬若夫辛酉擬書人道之所不敢者
而乃以輕重之論分疏之甲戌討逆王綱之大有
係者而乃以深長之說漫漶之一激於丙戌再激
於丙申至于辛丑建儲時則乃敢沮戲於撐宇宙
亘萬古之大義理戊申而至犯城闕乙亥而盡露
窩窟大抵自其初而言之其地閤文學彼此士流
不相上下况其分割門戶者自謂有所處則甲乙

曲直苟非明者亦難立卞而至於末梢則忠逆判焉忠者何由而為忠逆者何由而為逆以其當局而詐較碩瞻者智為利昏不知不覺之中而其所下落凶國而害家臨事而白直做去者事與義合不詐不謀之地而其所成就活國而奠社如欲下別彼此之源委則要在於察其公私義理之幾微如何耳中間一二任事之臣務合酸醜非無救時之計而反混是非不免壞俗之失及夫昭鑑出而國是大明此正人心懲創王道平蕩之會也閱歷之禍已屬過境而鎮安之策貴趁今日隄防不可

不嚴而亦不宜偏主已甚之論調停不可不公而亦不必固守互舉之政但當存心於虛閑之域為黨為朋付之兩忘毋論東西南北正直者獎之讒佞者斥之薦賢者勿疑以黨同癘惡者勿疑以伐異以此道而勿有彼此丕變風俗則不但舊黨之漸消亦可無新議之橫生矣朱子曰先為分別賢否忠邪其果賢且忠也顯然進之惟恐其道之不長其果姦且邪也顯然黜之惟恐其道之不消則天下事其庶幾乎念哉念哉

飭武備

法条

○魯莊公與齊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晉文公作三軍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於是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用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兮貧賑窮長孤幼養老疾救災患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墮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已上見左傳

○漢景帝時晁錯上言秦之戍卒不耐水土不如更選常居者家室田作為之高城深塹募民免罪拜爵衣廩其民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所以德上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

○唐文宗時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作籌邊樓蜀

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於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上命修清溪關以塞南詔入寇之路

○周世宗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羸老無用之物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老者斥之又詔募天下壯士咸遣闕命趙光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由是士卒精強所向皆捷○周興南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世宗返自壽春於汴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

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

驚

已上見資治通鑑

○皇明宣宗謂侍臣曰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芻糧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何能為患遂令邊將謹備之

○憲宗時御史魏漸等言宜於鴈門山西等關添置才望重臣智勇叅將綏緝地方上命分立十二團營命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練

○穆宗時太學士張居正疏曰今議者皆曰兵不多

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
特患在上者無奮勵激發之志耳願皇上急先自治
之畚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熟計而審
行之不出五年虜可畜矣上覽之褒諭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楚武王時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楚夫人鄧曼曰莫敖狃於
蒲騷之後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羅大敗
之莫敖縊于荒谷

○晉申公巫臣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既惡

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勇夫重閉况
國乎楚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圍莒莒城亦潰君子
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

已上見左傳

○秦始皇既并六國收天下兵銷以為鍾鐻金人十
二置宮庭中

○晉武帝悉去州郡兵交州牧陶璜上言寧州諸夷
接據上流水陸并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
山濤亦言不宜去州縣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
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大亂如濤所言

○唐玄宗天寶以後彊騎之法亦廢弛應募者皆市
販無賴弟子未嘗習兵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
可銷民間挾兵兇者有禁安祿山見武備墮弛有輕
中國之心

○德宗時陸贄上奏曰太宗列置府兵大凡八百餘
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乾
元之後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入
寇先皇帝避之東巡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
固柢之慮追想豈不寒心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曰為上歷叙府兵興廢
之由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農隙教習戰陣有事徵發則以府契下其州及府叅
驗發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自張說始募長征
兵謂之彊騎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
生至今為梗向使府兵常存安有下陵上替之患哉
○德宗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
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
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及涇原亂卒之變
上召禁兵以禦賊無一人至者

○穆宗即位兩河畧定蕭統段文昌以為天下太平

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以逃死除籍上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又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又自禁中授方畧朝令夕改竟無成功再失河朔

已上見資治通鑑

○皇明世宗改十二團營為戎政府募諸道兵入衛京師令京營將分練邊兵兵部言宣大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與之格鬪于堂奧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

見明史綱目

謹按治國之術不出於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猶地之有柔而無剛猶人之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為天下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乎武力時平而講其政無事而修其制所以慮禍難於未然備緩急於將來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書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皆迨國家之閑暇早為之所不忘其危也歷代窮兵黷武自取覆敗者固非一二而宴安頹墮諱言兵事者鮮不至於削弱危亡李唐天寶之間恬於昇平不

知桴鼓之警而祿山一出海內尾裂趙宋宣和之際耽於逸樂久弛苞桑之備而金虜一呼天下士崩司馬法所謂好戰必亡而忘戰必危者正指此也我東在三國時善於守備以隋煬之強大唐宗之威武皆不得志而歸勝國亦能與契丹蒙古哈丹東真抗衡於數十年之久至于我太祖以神武之威親經百戰既登大位初置詰凶之制列聖相承申明約束北拓六鎮之界南盛三浦之倭其時兵力不可謂不盛矣及經壬丙兩亂以後京外軍制多有增設亦可為懲前毖後之道而百餘年來武事日以益踈弊源日以益深今之議者或以為軍制不可不改兵額不可不減其策不一而若其大變通之舉必待時措適宜衆議僉同然後始可議為姑以隨弊補為之要言之惟當變玩愒之習而行振刷之改革踈虞之失而務綜密之畫將帥則取罷畧而庸下者斥免之軍卒則取脅力而廢劣者汰改之兵兇之毀敗者必罪無赦軍務之諳練者必賞無吝凡此數事之勤慢惟在董飭之如何而亦惟在於立法之不挽此蘇軾所以致意於教戰之篇者也仍念兵凶兇也不虞之備

雖不可已若其狃於講武作為戲具則反為荒縱
耗費之害大矣唐末僖宗之親事騎射 皇明天
啓之數行內操俱不免亂亡之歸此又人君惕然
存戒處也念哉念哉

裕後昆

法条

○夏禹有典有則以貽子孫

○周文王嘗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
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正也世子再拜受教

○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

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已上見
綱鑑

○漢文帝時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古者孩提有識選
天下之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故太子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
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為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
而天下正矣上嘉納之

○昭烈臨崩遺書戒太子曰勿以善小而為勿以

惡小而為之

○元魏太宗立太子燾以南平公長孫嵩山陽公奚斤新安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白馬公崔浩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帝居西宮隱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斤辯捷智謀同練於事務觀達於政要浩博聞強識堆在公專謹此六人輔相太子朕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宋高祖命歲微時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至丹徒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

水土陛下不觀近物安知先帝之德稼穡之艱難乎
○文帝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飢色上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周高祖問萬年縣丞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曰問中人之狀何如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擢運為京兆丞
○隋文帝時太子勇嘗文飾蜀鎧上戒之曰汝為儲

宮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

○唐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

儉賞罰務農闕武崇文

○玄宗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憲宗時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藝得幸東宮永貞之際綏亂天下上書勸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上嘉納其言

已上見資治通鑑

○金世宗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事無復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

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

○宋孝宗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於文王世子須當博選忠良前後左右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燉兼太子侍讀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鷄鳴初入內問安再鳴還三鳴往會議所叅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至帝所起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茶及坐否則為之反覆剖析明日使之復講

○理宗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席闌齒胄太子事也如釋奠舍菜我朝未嘗廢也可令太子謁拜焉

○元世祖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於燕王

即太子也

起居

出入飲食衣服故事用人之要綱常修齊治平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王嘗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不差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

已上見續通鑑

○皇明太祖使畫工畫古人孝行之蹟及上身親所經歷戰伐艱苦之事以示太子及諸王曰吾家本業

農世承忠厚今朕及此皆積善餘慶也後世子孫惟見富貴必不知祖宗積累之難今遺此書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太祖又作大本堂取古人書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一日退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曰此固可起亭臺遊觀之所今令種蔬者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成祖令侍臣輯古人之行可警省者書成名曰文華寶鑑上召皇太子諭之曰治已治人之要具于此書汝其勉之

○成祖親征瓦剌史皇太孫從行曰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且舉太祖勦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編輯而賜之名曰務本之訓

○成祖以書戒太子曰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為宗社生民之主群下之言不可不審

○仁宗以中正書賜太子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亦在於此汝其敬之

○穆宗時給事中張鹵以為皇子方在冲齡內侍之

臣所係尤重宜敕司禮監慎選左右日授書史陳說
民情動作舉止必導以正他日親賢講學基命成德
之助端在乎此上是之

已上見明史綱目

戒条

○晋馱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師在制
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
以帥師

見左傳

○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元帝時山陽王康有材藝上嘗有意以山陽王嗣
上好音樂或置鞀鼓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
槌鼓聲中嚴鼓之節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之侍中
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古知新皇太子
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
於匡衡可相國也上默然

○北齊顯祖時太子殷温裕開朗禮士好學閱覽時
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欲廢之帝登
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帝大怒
以馬鞭撞之太子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常使胡人

康帝兒保護太子

○周高祖時太子贊好昵近小人左官正宇文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

○唐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迥相誇競恐其交爭勝負讖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

○後漢主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親昵群小乎漢主終不戒弘度

已上見資治通鑑

謹按夏史之贊子啓必稱其繼大禹之道周書之頌武王必稱其承文王之謨啓固哲王也武王固聖君也推原其所以哲所以聖則大禹之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者有以啓之也文王之克開克昌佑我後人者有以發之也然則後昆之賢明孰非前王彌迪之所及耶噫丕子之責上有宗廟社稷之

寄下有百官萬民之戴如使輔養之不以正訓
之不以方則德性無以成就心志易致豫怠將何
以負荷艱大之托保有長久之業乎賈誼保傳之
篇元稹教本之書反復論列纖悉無遺而其要不
出乎孝悌禮義則裕後之謀豈外是哉我朝四
百年太平之治莫非聖神垂裕之烈而世宗
躬受內禪化理熙洽寔太宗設諭善輔導之致
也仁宗毓德東宮令聞宣暢亦中宗作座箴
訓教之效也仁祖之貽燕本於敬道之訓所以
就孝宗之盛德也顯宗之教儲任乎賓師之

賢所以啓肅宗之顯謨也列朝傳家之心法
如彼卓越式至于今而皇天之所眷顧祖宗之
所默佑麟趾螽斯之慶其將詵詵振振可期本友
百世之休矣第念帝王家異於匹庶其所保養教
諭之道尤宜備盡其義方而只緣燕安之所狃易
致導迪之失當方其幼也阿保負抱近習承奉已
非蒙養之正而及夫就傅之後僚屬雖具而不過
應文備數講讀雖行而亦近尋行數墨未嘗以德
行薰陶之鮮能以禮法矯揉之是猶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委之衢路之側也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不從上之所令而從上之
所好者即在下者之常情也况子之於父其所視
傲又非上下之比也臣故曰欲其觀感而習成則
莫如身教之為切也若其提撕誘掖之道則唯在
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與之居處以資蓬麻之益耳
嗚呼上所陳三十餘條俱是君道之所大關也可
法者法之可戒者戒之一一躬踐俾不為紙上之
陳談則諸條所論莫不為裕後昆之本而益可鞏
億萬斯年之基矣念哉念哉

